

程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五

僖公四

丙襄王十一年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 丙午衛侯

八曹共十八陳魯十三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

燬滅邢

左傳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為終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燬之各何也

本而滅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

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

書各示王法不容誅也

所有衛侯不念桓公之大德以絕先祖之支體甚矣

故注而名之 燬之各何也

况當是時天子蒙塵于外諸在鄭也伯連卒之舊也衛侯既不能奔問官守帥師勤王方親之國其無王之心聖人得不深誅之宗聖人與天

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筆列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扶問反殊異端

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公而無私者理之一也親疎有等差

者分之殊也以至公之心施之有等級而不而失義者分之殊也以至公之心施之有等級而不而失義者分之殊也以至公之心施之有等級而不

者也可以無差楚宜等乎。然則晉滅虞五楚滅夔年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

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

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威國春秋中。又有甚焉。秦穆公衛侯夫諸侯強暴幸于

兼并之欲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其可惡也。豈得與

絕滅之。又使其臣為講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入理所不容。故名之同於楚子庚之誘殺也。與虞

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

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宋子曰諸侯滅

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

姑之辭也蕩氏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

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

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音現於經者國

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

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

矣臨川吳氏曰伯姬納內女為其子之婦姑自來逆

當夫自來親迎豈有故來逆婦之禮乎

親迎婦從夫也今屈尊者以逆卑者而亦謂之逆亂

婦姑之分故特書以識之

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識之

字姑來逆故稱婦祀伯姬來求婦亦主姑而言之

辭○陸氏曰公羊云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按經

夫直書其事以明非禮

宋殺其大夫何義乎

爾兄弟辭有何義乎

殺之也

殺大夫傳又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書名公子

非義所繫也○七年不紀名氏蓋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

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說解不經可笑也

公羊之說非也春秋非孔子家牒當為後世書法耳何

得擅諱其祖名哉

穀梁之說亦非也

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

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

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之睽三曰

且是卦也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鄉食吉孰大焉

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

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

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

王王饗禮命之宥請隊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
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晉茅之田
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
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
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秋秦晉伐郡楚鬬克屈

人過折隈入而繫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攻血加
書為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折矣成人反
矣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
子玉追秦師于反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公羊傳何以不
言遂兩之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
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穀梁傳頓迫於陳而出
奔楚故楚為頓圍陳以納頓子不
言遂一事也頓國汝陰商頓縣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

之正也左傳諸侯失國之君合於義則不書書
楚納頓子不與與夷之納也書齊高偃納北

夫之納也夫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

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

去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

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

自治之意也左傳頓姬姓國也迫於陳而不能有

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夷狄行其

義閔中國之無霸也陳氏曰齊桓卒楚始與諸夏盟

于齊明也鹿上執宋公納頓子後然與廢置諸侯春秋

之所懼也左傳楚圍陳納頓子于頓書法如楚伐

景執齊慶封殺之蓋一事耳夫頓國小弱而介於陳

楚之間陳欲迫而兼井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

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責義於陳以示威其
意皆預為圖伯之地也厥後頓子會申從楚而伐吳
戰雞父陳衰而服屬於楚也僅一從十國會召陵侵
楚而諸夏終不能保郵遂為楚結陳佗人所城是時
陳亦委城於楚而僅存非能剖分其地特助楚為虐
耳比事以觀而知中國之衰矣左傳夫地出奔則
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頓子北燕
伯皆不名也

○何開陳事... 乃得納頓子... 豈得言遂哉... 公羊之說非也

葬衛文公

○附錄... 冬晉侯圍原... 命三日之糧... 原不降... 命去之... 寶也... 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 何以庇之... 所亡滋多... 浪一舍而原降... 遷原伯貫于冀... 趙衰為原大夫... 狐溱為

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甯于泚

○月盟于光... 修衛文公之好... 且及莒平也... 也... 莒無大... 太其曰莒慶何也... 以公之會目之也... 也... 莒以元年... 鄆之及恐魯衛文公將平之... 未及而卒... 成公追成父志... 泚魯地... 衛成公稱子... 後未踰年也... 也... 莒慶... 者魯之婿之故... 因衛成公為平於二國... 遂來會盟... 君盟... 大夫自浮來而已... 然矣... 此不敗者... 從同... 同... 也... 事接於魯... 雖非命... 卿皆書名... 穀梁... 人達此... 例... 穀梁

附錄... 趙衰以壺殮從... 徑緩而弗食... 故使處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

衛甯速明于向

梁傳公會大夫... 其曰甯速何也... 以其隨莒子... 可以言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

鄆弗及

何後也... 侵我西鄙... 討是二盟也... 公羊傳其言至雋弗及

至雋急... 弗及者... 弗與也... 可以及而不... 敢及也... 其侵

也... 公逐齊師... 遠至齊地... 故書之... 濟此穀城縣西有

地名

書人書侵書師罪亦也書追書至鄆弗及罪魯也

曰下文不復言齊師則無以知稱人為敗矣

齊人是見音現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眾以

邀魯也其為諉許元反下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諉其

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諉其深入追齊師

至鄆是也鄆者齊地至者言遠也汪氏曰書至者二

齊境也公救成至遇譏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

之也劉氏曰所謂弗及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弗敢

及者畏也善養氣者四夫不為千乘魯孔子夾

谷之會齊師四陳揖讓措廢而景公服計齊人之眾

不足當景公僖公之勢足以勝定公之末年寇至

不能禦去又不敢及是幸百姓而棄之也乃齊魯皆

乞師于楚以自防其特國之術所失者多矣齊魯皆

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杜氏曰時晉文初起

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廬陵李氏曰齊侵我三始於

此○直書之以譏內之無武備爾公穀何用

曲為義劉氏曰以公追人。就令勝之。尚何可後哉。且

是後齊復伐我。明不畏魯甚矣。數見卑侮。猶以為大

乎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衛人伐齊孝公伐我北

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喜從

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

如縣整野無青草何時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

公大公服駭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出

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

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

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相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茅堂胡氏曰孝公有服喪喜之

善春秋不喪而書人者內以諱為惡外以諱為善此齊侯

也其稱人為之諱也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

如縣整野無青草何時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

公大公服駭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出

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

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

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相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茅堂胡氏曰孝公有服喪喜之

善春秋不喪而書人者內以諱為惡外以諱為善此齊侯

也其稱人為之諱也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

如縣整野無青草何時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

公大公服駭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出

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

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

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相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洮向之二盟雖瀆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
公乃連與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備之伐与魯之伐
自取之也又曰前書侵者師無名也此書伐者蓋齊以
魯不服罪為辭也張氏曰二盟乃衛人平言于我故為
曾伐公子遂如楚乞師書乞師於楚左傳東門襄仲臧
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
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公仲齊乞師者何甲師也曷為
也曷為知重乞重辭也曷為重師師出不王反戰不正勝
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死也非所乞也師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去聲陵長展兩又遷怒
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
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周氏曰齊侯木以洮向二盟
為衛言背已且以魯嘗助四
公子於是與師而未伐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
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
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繼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

齊乃乞師於楚以伐之導夷狄以伐中國是禽獸之
通人天下之大變也書曰乞師深罪之也魯與齊
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乃乞師于
楚寧無愧乎張氏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
閔雨國以殷富中年漸肆荒怠浸失政於大臣臧
取執於桓公迫齊窮不絕不及間撥修明政刑實事
既荒自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于夷
狄以刷其耻夫子罪臧文仲竊位從公于遂借兵強
夷為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為政所以輔僖公
者必有道矣何至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
乞楚師以伐齊哉
音矣也書乞師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於夷
現矣也書乞師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於夷
狄陳氏曰臧文仲晉乞師不書乞師於夷然後書
外乞師亦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師也天子在而諸
夷狄志中國之誦於夷狄也周氏曰乞師五始於此成
疾自相請師非禮也
十三年魯師師於楚屈於夷狄甚矣況以蠻
夷殘中國乎若晉之乞師謂之伯主不能令諸侯亦
可謙以求諸侯亦可又曰是年展喜攝師正受命於

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滅文仲為之介孔子曰滅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於去為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於強楚以逞忿於齊是然揖盜賊以困姻鄰也觀展禽一語已足以却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外之乞師同文蓋深罪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竊位之葉其因此而發歟

秋楚人滅夔夔子歸夔子歸夔子歸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闔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左傳曰據潞嬰兒

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熊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人讓之對曰我

先君能摯有疾始封之祖鬼神弗救自竄反

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

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

特存其爵而不名也國滅而虜無不名者

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諸侯之祀無過其

祖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可謂若於義矣而楚滅之

夔無幾矣夔子之不名無滅道也然則楚

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不名者略夷狄陳氏曰滅同姓名此楚子類也

於傳文王始見於經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

人孟之會嘗書楚子矣而復人之類之名非遇楚未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

師師伐宋圍緡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前年宋成公忘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前年宋成公忘父之難與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即晉可謂能速於從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善以著夷狄之肆黃也○宋成既朝楚又即晉而為楚所伐無益於自免而有忘難之耻使晉文不與○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師能左則宋之為宋豈不殆哉○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師能左右之日以實桓公之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後楚申公叔侯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此已取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公至自伐齊穀矣何以致伐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患之起必自未得乎取穀也冒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其矣○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借援強夷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耻而適所以甚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高氏曰魯勢深惡重此臣子所以始其往而錄其至○張氏曰楚師而魯若以之楚以其眾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伐霸主之後用夷狄之兵信公之免可謂幸矣故特書至以危之○公至自伐齊者二○襄十九年合十二國之師同圍齊從霸王討齊靈之暴○黃圍齊而書至伐者予之也此年以楚師伐齊哀十年會吳伐齊皆用亦夷報怨於大國其致危之也○或曰春秋敗公之以楚伐齊然柏卒之戰蔡以吳報楚春秋予蔡而魯吳何款呼召陵之會中國不能救蔡蔡不得已而借援於吳吳能扶弱抑強助蔡勝楚蓋資夷狄以廢夷狄非洛夷狄以陵中國也故春秋予奪不同也○魯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者中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戰由於納糾而西鄙之怨始於救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得魯以集事耳然桓公卒能屈已於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講怨重兵使楚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且宋衛納孝公者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望先業宜哉○公穀皆謂伐國不言圍邑非道用師也非也○圍緡者乃楚人伐齊則楚師何以強亂合之乎公羊又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公羊之意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

則今得得意不當致伐而不致會然伐齊取穀獨公以

楚師往無諸侯之會則不得致會此理之當然耳

我襄王二十有七年晉文三齊孝十卒晉成二穆莊

十五年桓四宋成四魯春杞子來朝晉傳春杞桓公來

公卑杞也杞不共也杞桓公先伐之後迫於東夷而俗

雜穰言語衣服有特而夷然異於外高魯成唯其禮

詩見三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桓既沒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與昭齊昭齊昭

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魯不能藉之以與昭齊昭齊昭

知其為謀不遠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齊孝公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也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何患无詞也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不恭何至於用師乎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大則魯事之不戰矣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嘗不受強大之凌暴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於弱可也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弱如此他又何責焉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在焉而凌暴之如此魯人不義甚矣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而畢不戮一人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三人耳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

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百乘其不能以入矣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

霸於是乎在矣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鬼于被廬作三軍謀

元帥趙衰曰卻穀可臣亟聞其言矣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齊昭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穀將

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

衰為御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

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

民懷生矣。特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公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賤曷為賤？為執宋公賤，故終僖之篇賤也。其稱人何？賤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者，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謂諸侯也。楚稱人，賤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圍宋之諸侯承上文不列序也。

楚稱人賤也。

後氏曰：楚自會于孟之後，凡沒與稱人。

宋公先代之後，作賓

王家，非有篡弒之惡，楚人無故摟

諸侯以圍之，何

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

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

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於華夷之辨，其嚴如此。謂曰：楚嘗書子矣，其稱人，嫌于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于孟之會，宋楚始並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諸侯宋襄

為之也。齊桓公卒，諸侯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強雖序諸侯之，諸侯信，音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

上而特人之，諸侯信，音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

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首則彼碌碌者，譏斯見矣。

鄭而鄭伯來，向荆蠻之暴，无王之甚也。公與楚結

好，去聲。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

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

盟，故直以宋地。周曰：公畏楚之強，而往為此盟，以振乞師之恩耳。豈有固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於晉，而文公得以為資，遂霸諸侯也。詩：頌僖

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

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狄懲，荆舒也。會，楚導

之虐，齊宋，信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

公從夷狄之罪，必待致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

微婉，槩可見矣。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諸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

罪也王北杏成濮書晉侯齊侯正与人楚
子之文相反蓋聖人思治而疾乱以救中國之甚也
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却楚成功也
人有言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大抵宋亦中國之樞
紐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圖伯
而又有宋之圍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
伯而亦有宋之盟又曰圍宋之楚人正義曰傳云楚
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一月公會諸
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楚子與盟也
明年楚子入君于申使子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
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王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
於去之獨留子王於宋耳此說據經為合公羊
凡褒貶各於其事豈有終篇貶乎公羊
之說非也故穀梁義是

己 襄王二十有八年昭文十四 昭公十四年昭文十四 昭公十四年昭文十四

十一 成五穆十六 成五穆十六 成五穆十六

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

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弗許

出君子于襄牛公羊傳 晉侯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公羊傳 再稱晉侯忌也

按左氏初公子重直龍 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

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公羊傳 並有宿怨于

再稱晉侯以刺之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

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去 不伎之

反不求何用不減不伎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

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

奚為不可曰楚人樓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

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

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

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
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烏須矣何獨不能忍於
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國社氏曰楚之病中國

年而後服之桓公沒而宋襄繼圖其業然力不能獲
而身見執戰敗卒傷而死聖人悼之晉文之立特起
救宋之志欲弊強楚曹衛皆華附夷而侵伐之然晉
侯實非欲侵伐曹衛蓋志在於救宋服楚也陳氏曰

曰春秋首文事苟不異則止有國下不繫國上書族
志晉侯之惡也永嘉曰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
晉文不故陳蔡鄭許而乃及於無罪之曹衛陳蔡鄭許
許邇楚之國也曹衛邇宋之國也楚方圍宋而晉乃
遠攻陳蔡鄭許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於楚安
有城濮之戰曹衛二國雖曰其師不與圍然楚之所
以敢於橫行中國者實以得曹而新昏於衛故也齊
侯伐楚猶恃江黃楚人伐宋豈
無資於曹衛豈必皆與圍哉

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

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

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宋子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見皆所以致楚師也又曰晉文公諱譎如侵曹伐衛

皆是當時出時不禮之私却只各謂治其從楚如書

晉侯伐衛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美

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

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

此處看義理今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晉侯侵

伐皆自出平菴項氏曰晉方潛師侵曹出其不意衛

固未以為慮忽焉揚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晉人

狼狽而撤成楚人自宋而救之晉方與楚爭衛曹固

幸於得紆忽焉回軍又出曹之不意徑入其國執其

君以異其仇經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明晉文之譎

也田氏曰晉文救宋攘楚扶中國之已衰却荆蠻之
方橫視齊桓雖少劣而賢於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
者狗私用詐而設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
鄭許邇於楚曹衛雖不與圍然楚所以橫行中國者實
得曹而昏于衛故也可是不然陳蔡鄭許乃華夷之
要衝楚必越四國始能稍夏况是時陳蔡鄭許實

兵從楚文公苟能親帥三軍直造陳蔡之國都而討其從夷之罪且以扼楚人之歸路則擣虛攻瑕勢如破竹而宋之圍穀之戍將狼狽却走倍日并行自被之不暇我因乘勝以翦其罷敝之餘卒則霸功不勞而定矣今文公內則利於復怨而分地外則徂於誦謀以致楚是以圖霸之始事春秋特書侵以陋之○
傳曰聖人立教猶云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乎公羊未侵曹之說非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

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公羊傳不卒戍者何
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
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諷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

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公實畏晉殺子

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孫氏曰公實畏晉殺子叢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徐聞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乃內殺買以說焉內殘骨肉苟悅強夷書以著其惡

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

罪則一耳
春秋書法為內諱故隱其專殺使

意內以諱為貶**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

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
據刺公子

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
張氏曰懼於

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則買之不卒戍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

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

去聲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

之也加氏曰殺大夫不著其罪其著之罪則不加之使往非也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為不卒成乎穀梁云先名後刺刺有罪也亦非也會不言所為言所為皆譏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所坐皆諱也廬陵李氏曰刺公子買之事左氏得之為殺有罪之詞非也

楚人救衛

廬陵李氏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衛侯之改過自新失也主寬洪之度故春秋與夷狄以郵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克也田氏曰春秋書救未有不善之者救者善則伐者為有罪矣經書楚救者一書楚人救衛罪文公之虐衛也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罪悼公之逼鄭也然楚救衛鄭而卒不能救又以若衛鄭從夷之耻焉蠻夷之不競而晉文晉悼之伯終克有成也陳氏曰僖六年二十二年楚嘗救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為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子楚以救正猶書宋人伐陳衛人救陳書成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相似蓋彼本無能救之善但春秋借

以深著伐者之罪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

昇宋人

昇必利反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廬陵李氏曰稱舍於墓師迂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政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僭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僭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顛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廬陵李氏曰魏犢傷於臂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芻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顛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之田以昇宋人廬陵李氏曰昇者何與也其言昇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廬陵李氏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昇宋公也

右者觀文匿武國語武不可匿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

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

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奢既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界宋人譎矣。杜氏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張氏曰自晉侯侵曹王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臨川曰晉之用師於曹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略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成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界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去聲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扶問反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

桓文之事者人斯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晉人執曹伯治有罪也界宋人豈非離曹而執宋乎。雖蒙上文晉侯入曹之辭非以其得討罪之義而稱爵以予之也。特著其因入曹而執之耳。苟以為伯討則當先書晉侯執曹伯次書入曹而執之耳。苟以為舒入陳之比矣。况曹衛皆與楚而衛侯之執歸于京師尚稱晉人豈以曹伯之執界宋而反得為伯討乎。然此已請盟而弗許曹未嘗請盟而執之故不重言晉人此又輕重之權衡也。盧氏曰晉執曹伯界宋與執我蠻子歸楚同此書界而被書歸蓋界者猶此與彼之辭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曰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界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列氏曰穀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若稱晉人執曹伯則母乃如齊人執壽涂去而譏其踰國以執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杜氏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爲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勞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死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完軫曰子與之定今之謂禮楚言而定兩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死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死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皆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志大耻不如戰也晉侯憂與

楚子博楚子伏已而監其體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戮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栾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政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缺鞋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輿曳柴而爲道楚師馳之原軫卻秦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交政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公羊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賤曷爲賤大夫不敵君也

楚稱人賤也

此戰與柏卒皆書楚師敗績則得臣則知楚人爲得臣矣相卒之戰下書襄瓦奔鄭則知楚人爲襄瓦矣中國及楚君大夫戰皆賤稱人蔡侯以吳子及楚令尹襄瓦戰柏卒皆稱楚人中國

則知楚人爲襄瓦矣中國及楚君大夫戰皆賤稱人蔡侯以吳子及楚令尹襄瓦戰柏卒皆稱楚人中國

大夫及楚子戰稱名氏故邲之役稱荀林父帥師也
華夷尊卑之辨也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故不
得不稱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
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
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
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
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
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
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成穀逼齊合
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
被髮左衽矣宋子曰齊桓公死林楚定侵中國得晉文公
攔遏主如橫流泛濫盤硬做堤防不然中

國為滄浸必矣平菴曰國者十年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

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
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公齊國歸

父秦小子憇皆稱帥而以獨爵晉侯予晉以伯也文公伐衛以致楚而陰

三王之罪人也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知此

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

其有以夫張氏曰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

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為楚不足以定霸故欲勝楚取威而後霸業定是時楚為齊

宋之患文公欲震曹衛以報怨因激楚人之怒而使

楚稱人以夷秋之以晉侯主是戰誅文公之心也

國受禍未至偃然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可徐為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

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遷使伯勞請戰於楚子告之
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間魏懸勇於立功而
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於文公之譎矣以許力之淺者
用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強吾
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
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
周衰以來由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及論之亦
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心不險者不足以高者亦
故伯比之間隨也遺其禍於數年之後蓋怒輕而量
不弘者不可以為詐故勾踐之滅吳也忍其心於屢
請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蹀而急乃欲擁西廣東
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且乎其敗也彼文公
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各
分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激楚之怒也私許
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激楚之怒也私許
至於退三舍而言逾恭者非愛曹衛也激楚之怒也私許
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此豈惟不
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長陷阱以致敵於人豈惟不
之或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於焉自楚之竊據東
南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其聲威氣焰當出亦
可謂其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

與之爭戰于弘而中國不能與之敵魯乞師而成穀
逼齊四國與之合兵而圍宋曹衛亦受其節制此夷狄
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召陵之役一得
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於敗楚師不已也蓋
桓公所為將以服強楚之心晉文之幸所以挫強楚
之勢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異立功之緩急亦如其其
為有功於中國則一也然召陵之師規模既定其
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既定其
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之曰
三舍不致楚許復二國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之曰
豈不信哉故齊桓圖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
役會諸侯之事亦二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召陵之
之盛若文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士會溫南
致天王執曹衛之君而後復之凡霸者之事為之略
盡皆在一年之內是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
太譎矣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迫矣魯齊
許氏曰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論分焉德
德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小人之勝負分焉德
也詐也雖有善惡之誅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
不以深造者為得也為君子而不至於善之長為小
人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嘗於晉
楚爭伯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

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
跋扈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恠也三綱倒置人
論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以為寒心滅漢之戰萬不
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
有甚於喪師之險矣出之詆伯猶以尚功利為言殊
不知伯者之所為橫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
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澗壑
彼詆伯者以功利何其勝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復李氏曰召陵雖以來盟于齊而亦有遂伐之專城
濮雖以書侯于晉而亦有先盟及戰之譎此皆功過
不相掩之法也王氏陳蔡從楚而不書者助
夷狄抗中國且以其師從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
亦猶哀十年會
伐齊不言和郊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晉大夫也初楚子玉自為瓊
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
曰界余余陽女子孟諸之棄弗致也
大心與子西使祭黃
也弗聽祭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
况瓊玉乎是糞土
也而可以齊師將何參焉弗聽出告
二子曰非神敗令
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主
使謂之曰大夫若
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
臣將死二臣止之
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
聞之而後喜

也曰莫余毒也巳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
不在民矣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

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

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欒請戰楚

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古曠反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

從之而不止也楚有左右廣一廣十五乘又
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

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百人為卒六
卒子玉宗人之與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

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

師為重而棄其將去以與之也此殺有罪而

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是

可敵也而不能使之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

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云其官

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令其圍陳圍宋無非猾夏而

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師敗

而不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罪方責其無以見

申息之老是縱其猾夏求勝及一敗而極殺之也故

以國殺大夫為文陳曰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

及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

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

子側皆書殺而已矣

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末鑒矣楚屈瑕

囚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殺之役秦大夫

及其左右請殺子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其賢於楚類

之殺得臣審

之殺則遠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

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

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

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

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張良傳諸將

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

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

甚者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

矣乃封雍齒為仕方侯群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

患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光武紀

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

帝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使文公釋

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怨不思難在

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况

第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
衆智不斃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
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
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然逐衛侯若直書
曰衛侯其則與鄭伯突蔡侯朱自失其國者不異而
晉文逐之之惡無以見矣衛文公不禮晉文
敵然不當在其後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
于許致其國人雖未嘗從楚圍伐宋齊而首伐之請盟
故曰衛之禍文公爲之而衛侯不名責晉文也所
名所以責晉晉文不廣於處置衛事而見之衛侯奔不
才不足與其爲晉文不若爲齊桓衛侯
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
聞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衛成公出奔
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衛侯之位已絕

春秋當以鄭厲衛惠之例而書名左氏是衛侯
權晉使元咺奉其弟叔武盟于踐土而奔楚厲
免討其位未絕若曹伯負芻之類故陸氏云今武
攝位而去故不名蓋晉文雖絕衛侯之位而春秋不
絕其位罪文公不當廢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踐在潢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上

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鄭介百乘徒兵

氏及王子虎內史長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

之服戎輅之服彤弓彤矢百旅矢千鉅密一白虎

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欲王賁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
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
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
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
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晉會天王也

曰諸侯盟于踐土宮之王庭王子虎臨盟不同軌備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踐土鄭地也
信也晉文也盟日者諱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

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

地則不大於曹滕周之民則不疲於邾莒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夫

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

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

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名存而實亡是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出無王者作

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

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襄王諱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

道也

去其降尊之實先書諸侯盟踐土而後書公朝于王所所以全臣子當尊之名是為襄王隱惡明其所以

為君父之道也春秋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

與斯盟之辭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

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

使王狩乃晉文之不知所尊故春秋先書諸侯會溫次書天王狩所以正天子自尊之名後書王所之

朝所以統天下常尊之實是為晉文隱惡明其所以為臣子之禮也踐土于溫諸侯皆先行朝禮而後盟

會春秋皆先書盟會而後書朝使若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也王自來則不書使若諸侯之往朝召王使狩

則書王自狩使若因巡狩而朝之也或謂盟踐土會溫之時天王未至又謂不當先盟會而繼事以朝王

皆未知聖人屬辭之深意矣廬陵李氏曰外以諱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朱子亦曰如葵丘之會召諸侯

師踐土之盟自別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是好事本來自別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者之威不足以致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裒却夷狄懷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之六五繫之辭曰黃裳元

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楚之後
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
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
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今
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
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
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
踐士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
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而存人
道之大倫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臨川曰傳
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經不書王人者王子虎不
與盟也王氏義曰晉侯戰勝天子自往踐士勞之
復使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皆非禮也故不書王子
虎唯以諸侯自盟為文孫氏曰踐士之盟襄王在是
也于京師不與晉文致天子也晉文既獲強楚不能朝
之主盟諸侯于是甚矣况又受其侯伯之命弓矢之
賜哉雖曰不脅天子吾未之信也是故惠王賜齊侯
命襄王命晉侯為侯伯皆沒而不書焉噫孔子皆
沒而不書後世猶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悲夫
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

者宜以為君也君之稱衛侯權晉執辱之故身出奔
而使其弟攝君以受其亦書曰衛子晉文怒衛侯
奔楚立叔武為君而以之代其兄見伯主以私意廢
置諸侯秦王制也又代曰叔武代其君此見聖人深
非奪之也乃將復之也故謂之衛子
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或問楚
秦楚人立太子蜀先主即位漢中焉書衛子之意何
以襄王拘於秦楚大臣立太子以從臣望權也曹氏
也懷王拘於秦楚大臣立太子以從臣望權也曹氏
篡漢先主即位於漢中正也陳氏曰序晉侯於齊侯
宋公之上蓋霸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於宋故
公之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又
按齊桓晉文皆於服楚之後卒尊王之義然桓公不
敢致天子而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雖曰禮之變而心
則正也厥後盟洮序王人下士於諸侯之上會葵丘
不敢盟宰周公則其正可知矣文公既致天王之下
勞又踐師周之禮召王以諸侯朝焉雖若禮之正而
心實譎也厥後會程泉使諸侯之大夫盟王子虎于
王城之內則其譎甚矣朱子以踐士大夫盟王子虎于

取之者

公之心雖謫猶能放惠齊桓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陳本不與楚楚敗

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陳本不與楚楚敗

踐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於

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故陳侯雖棄異即同且疑且

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教也至于溫則共公居喪而

亟會不敢斯須少怠矣廬陵李氏曰經書如會三此及

雞澤袁喬○公朝于王所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為不言天子在是致天子也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地志乎朝王而朝乎廟禮也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已異乎盟會所朝乎廟禮也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將幣三享禮記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于外

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

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諸

侯朝于方岳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

勞其共音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也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

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游無度至有長吏

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尊周之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踐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於

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故陳侯雖棄異即同且疑且

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教也至于溫則共公居喪而

亟會不敢斯須少怠矣

雞澤袁喬

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

地志乎朝王而朝乎廟禮也

已異乎盟會所朝乎廟禮也

將幣三享禮記

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于外

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

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

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諸

侯朝于方岳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

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

也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

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游無度至有長吏

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

尊周之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踐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於

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故陳侯雖棄異即同且疑且

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教也至于溫則共公居喪而

亟會不敢斯須少怠矣

雞澤袁喬

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

地志乎朝王而朝乎廟禮也

已異乎盟會所朝乎廟禮也

將幣三享禮記

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于外

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

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

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諸

侯朝于方岳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

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

也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

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游無度至有長吏

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

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禮記曰公朝于王所侯者言諸侯則是天子可得致也高氏曰天子不言諸侯而見諸侯今乃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尊卑倒置不可可以訓故但書公朝王所而不知天子在是矣不書諸侯而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意也賈氏曰此賤士之諸侯也於是晉侯將盟賤士而王即命為方伯諸侯朝焉外朝王如隱六年鄭伯八年齊鄭莊十八年晉侯皆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臨川曰魯諸侯朝王于踐士之宮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張氏曰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不知其諱而謂出居于鄭未復京師皆不考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姬而成章之法固見於此欤汪氏曰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觀禮云伯父順命于王所朝者觀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于京師于外皆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各蓋謂事雖出於權而禮則專也書公如京師者一而不言朝以其

無尊王之實蓋謂事雖似於正而禮則簡也穀梁朝不言所非謂王所不當朝但以此賤士河陽非天王之所當居耳如云聘諸侯非正也之意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書朝彼雖至京師而反書如者蓋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咸乎禮義各有在也彼書朝於秦之先此書朝於盟踐士之後者蓋彼不先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為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諸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為下事上之詞彼書如則不過彼適此之例矣亦微有分別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鄭自楚復歸于衛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

所也鄭之衛元咺出奔晉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

各失國也衛元咺出奔晉

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宰武子與衛人盟于蛇僕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

誘天哀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六居者無權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繩國人

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之期入甯子先長將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徹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梳之股而哭之。徹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故書奔。凡奔皆惡也。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

張氏曰衛成公書名聽諸惡之言殺無罪之弟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曰衛侯怒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前驅殺大深衛侯之心陽為不識叔武而射殺之敬大見衛侯哭第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使殺之者亦聊以歸獄云尔

高氏曰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

也衛侯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亦有憾於衛侯而不釋

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

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

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

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

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

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

張氏曰易曰自下訟上患謂大弗友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

心有以召之也雖赴愬於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

罪也廬陵李氏曰胡氏所引叔武之事本公羊傳左

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為謀殺由公羊言

之則衛侯為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

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

耳此公羊所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

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

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

高氏曰凡言復歸者言國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

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
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輝復
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元頃奉

叔武如會此亦在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
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持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
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
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
不名其復也名之曰歸春秋書國君去國而歸者
七鄭忽曹襄衛栢邾益及衛侯鄭之再歸皆不書自
惟衛侯鄭初歸書自楚著其懼晉之辱不得已奔楚
今始去夷而即夏也曹成公之歸書自京師著天王
之釋有罪也

季自陳歸于蔡曹伯歸自京師著其昔在彼而今歸
于此也書自楚歸則背華即夷之罪著矣曹伯歸自
京師著其自京師也鄭之再執亦歸自京師不云自
云君歸不言自君而言自者危不得歸也是故晉文
實復衛侯而曰自楚危自楚也晉厲實歸曹伯而曰
自京師危自京師也此說亦以未盡大抵書自楚者

其亦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之意也故○
如左氏傳言殺叔武者衛侯不知情又為叔武報殺
其讎又親枕之股而哭之兄弟之恩篤矣元頃何為
奔晉朔殺其弟乎假令咄誣其君訟當不勝何故衛
侯反不勝乎晉人豈不知其嘗為
叔武殺歟大夫左氏之說非也

陳侯欵卒○秋杞伯姬來杞公女歸寧曰來

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曾而為魯所卑又使御帥
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无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
東平也薛氏曰杞伯嘗辱於魯○公子遂如齊始平於

齊也齊人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端卒
未及報怨晉又既霸齊魯均為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
晉盟而報魯怨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
也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
穀之憾鮮中國貴於伯權之立
如此此邵子所謂功之首也

附錄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
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
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職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

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晉侯下温討不服也无齊侯秦與中國會始此温會于

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

若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蓋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

赦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訴之於晉故晉所其

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武稱子班鄭

下同踐土无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可

見晉伯之盛矣温天王狩于河陽是會也晉

本歲內國為狄所威者天王狩于河陽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踐土遠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為者將守而遇諸侯

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社

里汪氏曰温即河陽蓋古孟津

本畿內之地襄王以賜晉文公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音現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

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仲尼曰以臣

因得盡群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

晉也劉氏曰踐土之會天子自往

也自往雖微而猶可言河陽之會臣召君也臣召君

不可訓故書狩焉徐氏曰言温以避狩言狩以温

見所以尊周而全晉也或問温即河陽何以兩言之

崇堂胡氏曰温之會晉實召王故書會于温狩于河

陽兩全之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

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

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

為制以誠變禮者也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情

若令朝于京師父有

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謙之意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而諸侯得觀之也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雖其不能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能以譎而掩其正也夫踐土之會主實自往非晉罪也

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魯則有罪而其情順也

陳氏曰莊二十一年王巡魏狩不書此何以書非狩也王有事譏不在諸侯則以自致之文書之此晉侯之罪爾易為以自狩為文為尊尊諱也晉侯將會于溫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易為先書會而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齊桓盟王人不盟宰周公殊會王世子晉文致天子而朝之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臨川吳氏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王在會為榮而夸示諸侯今溫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

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陳氏曰莊二十一年王巡魏狩不書此何以書非狩也王有事譏不在諸侯則以自致之文書之此晉侯之罪爾易為以自狩為文為尊尊諱也晉侯將會于溫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易為先書會而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齊桓盟王人不盟宰周公殊會王世子晉文致天子而朝之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臨川吳氏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王在會為榮而夸示諸侯今溫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

故召王來狩於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然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溫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晉文公曰聖人順天理之正明君臣之分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此豈惟湯

惡揚善成人之美哉雖使晉文復生親見夫子書法亦將帖然心服可以坐鎮其強猛之氣而遷善遠罪之不暇矣家範曰齊桓會王出天子于首止猶曰尊王至也孰知繼桓而霸者逐至屈天王之尊朝而朝焉積習之漸使然耳朱子曰天王狩于河陽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李維郭汜朱全忠盜賊狂恣唯力是視亦未必

會讀春秋見有此事而不使之預也周禮曰衛侯不與會者晉聽元咺之訟不使之預也廬陵李氏曰按王巡魏守不書則王狩之非狩審矣非狩而曰狩為尊者諱也春秋書狩四而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為詞也通鑑曰左氏云且明德也未及於禮而謂之為德無乃過乎若謂此為德則率諸侯朝于京師者謂之何哉以德為目非施於霸者

壬申公朝于主所公羊傳其日何錄乎內也穀梁傳朝於朝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

壬申公朝于主所公羊傳其日何錄乎內也穀梁傳朝於朝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

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合諸侯而有再。為去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謂諸侯之甚而

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託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別立公子瑕為君。而無所忌憚。挾伯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奕其然。咺之罪大矣。奚啻當服。今將之誅而已矣。

張氏曰。咺訟其君。致之縲。繼故其歸。異於蔡季。華元特書復者。著其假伯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

復氏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栾盈復入。自晉者。晉有奉焉。晉文聽其臣子皆抗辭也。

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因其力也。

因氏曰。持晉力於衛非也。歸者。易去聲。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家氏曰。衛侯逞忿殺弟。烏得無討。執而歸之。京師是也。伯因元咺之訟而執衛侯。則非也。

勝強楚不能招。携撫貳以崇大德。助其臣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

春秋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褒貶。若當乎罪。雖壽塗。稱人而已矣。

臨川吳氏曰。溫之會。有天王在焉。衛侯當是與諸侯俱。至于會。晉文因元咺之訟。於衛侯而不使之與會。又不以之朝。天王而使元咺與之對辨。晉侯直元咺而曲衛侯。故衛侯不勝。則以為有罪。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天王在河陽。受諸侯朝。畢而還京師矣。故亦歸衛侯于京師也。其意若曰。是會也。天王主之。備侯有罪。王之大司馬。宜斷斯獄。而不敢私留之。晉國哉。借尊王之名。行伯者之實。以威服諸侯。而欺天下也。

張氏曰。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或者乃以襄王至是。乃復于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諱。向為而不書。况書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然。

會于溫。諸侯朝王。晉人執衛侯。則足執諸侯于天子之側也。不書晉人執衛侯于王之所。而曰歸之于京師。則猶為王室諱。而存霸者尊王之分也。定元年。晉韓不信執宋仲幾於天子之側。

四

卷之四